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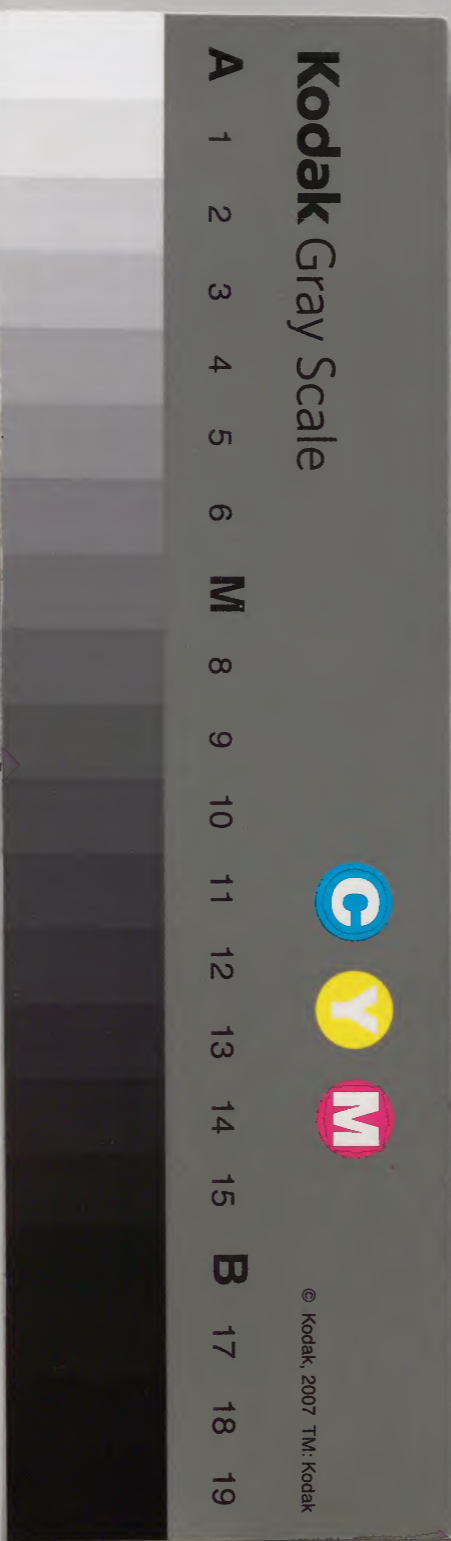
象山集

十三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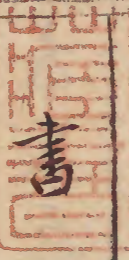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三六	一〇	三四九六
架	冊	類
		漢書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三六	一〇	三四九六
架	冊	類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96
冊數	10	(4)
函號	316	16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與郭邦逸

專介奉書細視緘題如揖盛德亟發讀之慰

况良劇教以大對一本尤深降歎鑿鑿精實

非泛泛場屋之文也君子義以為質得義則

重失義則輕由義為榮背義為辱惟義與否

科甲名位何加損於我豈足言哉吾人所學

固如此然世俗之所謂榮辱輕重者則異於

辱 輕重榮

是薰染其間小有辨則此義為不精矣當
使日著日察炯然不可渾亂則善矣至示胸
翁問答良所未喻聖人與我同類此心此理
誰能異之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至
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
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
君者也今謂人不能非賊其人乎居仁由義
大人之事備矣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則謂之
自棄聖人於此理不能而中不能思而得賢如

顏子猶未至於不能思不能勉曰三月不能違則猶
有時而違也曰有不能善未嘗不能知知之未嘗
復行則言其不能遠而復也然則雖未至於不能
思不能勉而思勉之工益微矣氣稟益下其工
益勞此聖人賢人衆人之辨也辨曰顏子三
月不能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月至
所不能違所無息者豈容有二理哉古人惟見
得此理故曰予何人也舜何人也也有為者亦

若是道也者亦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
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
學者必已聞道然後知其亦不可須臾離知其
不可須臾離然後能戒謹乎其所不聞元
晦好理會文義是故二字也亦曾理會得亦
知指何為聖賢地位又如何為留意此等語
皆是曾襟亦明故撰得如此意見非唯自惑
亦且惑人盛价至此偏有怪歸之喪又賤體
中暑連日亦得占復山間朋友雲集亦不可

久

孤其望勢當一往又縣宰終滿與之為別諸
事紛擾亟取紙作復遠甚不能倫理近有復
元晦書錄往一觀及有史評一首又有書二
本宜章學王文公祠二記併錄呈得股精觀
之亦可見統紀也

與郭邦瑞

前此辱令弟邦逸遣人臨存復書中託拜意
近亦嘗得家問在否今為况如何新天子登極
海內屬目而風憲之地陞黜殊乖物望非細

故也山林之人但以草野與議言之耳未知
脩身之內其議論又如何也良心正性人所
均有亦失其心亦乖其性誰非正人縱有乖
戾思而復之何遠之有亦然是自昧其心自
誤其身耳及處華要而不知改是又將誤國
矣有能明自張膽而糾正之者乎有能惻怛
豈弟以感悟之者乎區區周整之心猶不能
無望於左右別後遷^際未足為門下言也怪
孫濟處太學家書戒令求見此子近亦少進

于學幸與進以子弟視之可也

與李信件

兩遣府中書皆不及拜文^大書但託邵機宜
趙通判道意至今缺然前者蒙文^大文教以病
中所得聽之灑然今茲書中不及寓區區之
意有一說煩吾友待^待下達之大概為學不必
追尋舊見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間誠能得
其端緒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
非疇昔意見所可比擬此真吾所固有非由

外鑠正亦必以舊見為固有也千萬以此紙
稟之所與邵機宜書本末備矣幸復熟之

與潘文叔

文叔為祥懇摶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友
朋間所共推重與一輩依憑假託以濟其驕
矜者亦可同年而語矣然恐懼憂驚每每過
分亦由講之未明未聞君子之大道與虞書
所謂傲戒無虞周書所謂克自抑畏中庸所
謂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者亦

亦可同年而語也蓋所謂傲戒抑畏戒謹恐
懼者粹然一出於正與曲肱陋巷之樂舞雩
詠歸之志亦相悖違若彫零窮蹙弗協于極
名雖為善未得其正未離其私耳亦志于學
雖高才美質博物洽聞終亦累於其私况下
才乎其師魯氣質固自不凡其所植立可謂
表表然如文叔所舉答韓資政書辭蓋不免
乎其私者也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
間者難為言文叔第未得游聖人之門耳今

日風俗已積壞人才已積衰公儲民力皆已
積耗惟新之政亦良難哉某方此治登山徑
惚占復莫究所壞何時合并以遂傾側

與朱子淵

五月間拜誨劄之辱備承入夏動息尤用慰
沃教以調度詳細既以上尊兼乘仰佩眷勤
感戴之至某浮食周行侵尋五六載不能為
有無日負愧揚疇昔所聞頗有本末向來面
對粗陳大畧明主亦以為狂而條貫靡竟統

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思欲再望清光少
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耳往年之冬去對班
總教日忽有匪丞之除遂為東省所遂患失
之人素積疑畏而又屬有檢校設辭以族之
故冒昧出此亦可憐已然吾人之遇亦遇道
之行不行固有天命是區區者安能使予不
遇哉寬恩畀祠歸伏田畝日得與家庭尊幼
鄉里俊彥繕古書講古道舞雩詠歸亦敢多
遜然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周整之憂益所亦

能忘也何時合并以請教臨楮不勝馳情

二

稍不評記曹曰益馳鄉廬陵積弊之餘仍以
旱歉調度有方無異豐歲惟竊健羨其屬方
登山同志亦稍稍合集茲山之勝前書嘗槩
言之此來益發其秘殆生平所未見終為之
計於是決矣法唐僧有所謂馬祖者嘗廬于其
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間又有僧瑩者為
寺其陽號曰應天乃今吾人居之每惡山名

出於異教思所以易之而未得從客教日得
茲山之要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所為
堂在寺故址未恆人意方於要處草創一堂
顧願盼山形宛然鉅象因名象山輒自號象山
居士山面東南疊嶂駢羅迤者數十里遠者
數百里縹緲磊落爭奇競秀飛舞於蒼蒼間朝
暮雨賜雲煙出沒之變不可窮極上憩層巔
東望靈山龜峯特起如畫玉山之水蓋四百
里而出於龜峯之下畧貴溪以經茲山之左

間

西望藐姑石鼓琵琶群峯峭崿逼人從天而下
溪之源於光澤者縈紆泓澄間見山麓如
青玉版北視龍虎仙岩臺山僅如培塿東西
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迫然地勢
卑下夷曠非甚清微目不能辨辨常沒於蒼茫
煙靄中矣下沿清流石澗曲折分合萬狀懸
注數里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
挾冊其間可以終日造物之遺予多矣執事
方書外庸許觀大用以究厥志異時厭厭綠

壩

野倘有意從吾游乎世昌山陽之行錢君禮
之甚厚僕夫探囊以竄搏手來歸甚哉其窮
也此公趣尚甚奇天其或者竟以是成之耶
今已息肩共耕學於此矣因其遺遺借兵草
草寓此間訊
三
去冬遠辱記存尋已具復駛哉青陽行旣厥
事矯首南山豈騰馳翹區區之迹無異前日
去臘以敝廬迫隘不得已增葺數椽然其事

畫付之猶子了亦相關所困者獨書向賓客
亦無暇日耳用是破廟致天紙因循迄今一
春積雨近清明始得至山房古松千章環布
錯立白雲往來其間迥為隱見殊旬未解頗
畫奇變前峯蘊秀深藏時於白銀世界中微
見一二乃知退之所謂橫雲特平凝點點露
數岫天字字浮脩眉濃綠畫新就蓋得於親自
非臆想也數日怡見根底朝陽麗景明若圖
畫暮曉聯光爛若綺繡楮氏更端傳毫注目

燒

天君已復縹緲於薄雲疎雨間矣相望數千
里憑彭澤諸君發舒及此庶幾無異於合堂
同席也

與薛象先

閱郎報得誠心公道之章深切降歎然愛莫
助之奈何也得舊同官書唯劉志甫差強人
意鄭溥之似不及前然亦難得矣馮傳之氣
質恢傑吾甚愛之恨向來相聚日淺不能
發其大端若只如此恐終不甚濟事也每婉

措之足下尚能有方略及此乎某居山雖未
久亦頗得英才臨川南城氣象蔚然其興善
為刀劔者亦須好鉄吾雖屏居未必不為足
下出山爐也祠祿之滿儻復界之似亦未為
空餐也舊與馮傳之一書謾錄往比見太學
夏季私試策題異哉學之不明人心之失其
正一至於此山房朋友多有擬答第二篇者
就中二三人之文最勝令小兒錄往試覽之
如何語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亦曰我

知言人之言論豈可不察豈惟觀人善觀國
者亦必於此決之矣荆公之學未得其正而
才宏志篤適足以欺天下祠堂記中論之詳
矣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當時諸賢蓋未
有能及此者尚同一說最為淺陋天下之理
但當論是非豈當論同異况異端之說出於
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為異端不知孔子
時固未見佛教雖有老子其說亦未甚彰著
夫子之惡鄉原論孟中皆見之獨未見其辨

老氏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光明矣異字與
同字為對有同而後有異孟子曰耳有同聽
目有同美口有同嗜心有同然又曰若合符
節又曰其揆一也此理所在豈容亦同亦同
此理則異端矣熙寧排荆公者固多尚同之
說裕陵固嘗以詰荆公公對以道德一風俗
同之說裕陵乃亦直排者然則荆公之說行
豈獨荆公之罪哉近見臺評復尾尚同之說
以胡君之淳慤無它議論猶如此他尚何望

與羅春伯

通聞晉貳奉常知于柄用深為吾道慶大蠹
之去四方屬目惟新之政藐未有所聞知來
相聚亦為不久亦能有以相發每用自愧屬
閱來示尤為揚然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
一家往聖之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
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蓋一
家也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亦亦陋乎來書
言朱林之事謂自家屋裏人自相矛盾不知

孰為它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它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至其怙終不悛，則當為夫之上六矣。辨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妄分儔黨，反使玉石俱焚，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非直一人之過，一言之失也。近見臺端逐林之辭，亦重嘆其陋。群兒聚戲，難以環校，尚何所望。非國之福，恐在此而不在于彼也。

與鄭溥之

趙仲聲歸奉書慰澆之劇竊知晉丞大府此亦未足以處賢者。今當復有清切之除矣。屏居者未之聞耳。往年山間粗成次第，便有西山之遊，相繼有事，後殘歲遂不得一登。比來朋友復相會集，後月朔除一小功報服，即登山為久駐之計。去冬與邵機宜一書，頗究為學本末。今往一觀游仙岩，題新興寺壁教語，頗足以見居山之適。膺月得元梅，復論太極。

圖說書尋以一書復之今併往此老才氣英
特平生志尚不沒於利歛當今誠難其輩第
其講學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士論方伸
誠得此老大進此學豈不可慶誠者非自成
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無壅蔽
昧沒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忽民之休戚
彝倫之叙斁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
正接於耳目而冥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
壅蔽昧沒者矣在物者亦在已之驗也何往

而不可致吾友求之功此所願與同志日切
磋而不敢者文藻特溥之餘事比來議論節
操凜凜迨古願加不息之誠日致充長之功
則吾道幸甚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吾人之
學安得而不自致哉某向嘗妄論賢者封事
不逮奏篇蓋愚意以為但當因天變疏陳缺
失以助主上脩省之實不必曲推事驗如後
世言災異者嘗見元祐三年呂益柔廷對有
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

京房異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
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著事
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
而君子有取焉者為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
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
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
災異不著事應者實啟人君無所不謹以答
天戒而已其言雖未精盡大槩可謂得矣如
天警不縱不能純一之言可謂切當至以雲

將興而復散雨將下而復止為天意象類而
然則愚意以為未必如此言也又如證以仁
祖露之事亦恐於未指未相應更願精思之
格君心之非引之於當道安得不用其極此
責難所以為恭而加以辭之所以事竟事君
者所以為不敬其君也思慮精審每每及事
既舉綱頤又詳其條目使立可施行此溥之
所長也然其末偏重實末一實故言根原處
雖若精純終篇讀之却覺渾亂無統臨運率

之勢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必綱舉領挈然後能及
此也行百里者半九十願者鞭撻

與馮傳之

春末在郡城閱邸報竊知已遂改秩自此進
用吾道之幸敢亦贊喜吾人仕進自有大義
所貴乎學者以明此義耳亦學者固不足道
貌為學者而又牽於俗論私說則是義猶未
明私猶未徹可來教謂亦可為外面擾動是

顧

矣若眇眇然頽流俗之議論則安在其為知
道明義也計利害計毀譽二者之為私均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優優大哉天之所以為天者是道也故曰唯
天為大天降衷于人入受中以生是道固在
人矣孟子曰從其大體從此者也又曰養其
大體養此者也又曰養而無害無害乎此者
也又曰先立乎其大者立乎其小者也居之謂
之廣居立之謂之正位行之謂之大道非居

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何以為大丈夫傳之
氣質恢乎似道顧願恐亦志其大而臨深為高
加少為多耳願益勉旃無苟自畫則吾道幸

甚

與朱元晦

朝廷以早暵之故復屈長者以使節儻肯俯
就江西之民一何幸也冬初薛氏子來始得
五月八日書且聞令小娘竟亦起諒惟傷悼
前月來又得五月二日書聞慰之劇某亦肖

疾

禍譽之深仲兄子儀中夏一疾亦起前月未
甫得襄事七月未喪一幼穉三歲乃擬為先
教授兄後者比又喪一姪孫女姪婿張輔之
抱病累月而以先兄襄事之後長往痛哉總
故重仍未有甚於此者觸緒悲摧殆所不堪
其舊有血疾二三年寢劇近又轉而成痔良
以為苦教日方少穉矣傳子淵前月到此間
聞其舉動言論類多狂肆渠自云聞某之婦
此病頗穉比至此亦亦甚得切磋之渠自謂

刊落益至友朋視之亦謂其然其長子自一
二年來鄉人皆稱其敦篤循理過於子淵子
淵亦甚譽其子比日亦知何疾一夕奄然而
逝劉定夫氣稟屈強恣睢朋儕鮮比比來退
然方知自訟大抵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
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亦心服縱
其亦能辨辯白勢力亦相當強勉誣服亦何益
之有豈其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

二

外臺之除豈所以處耆德殆新政起賢之兆
耳當今輔石平時亦有物望亦應徒呼唱於
內庭外衢而已豈抑自此有意推賢耶金陵
虎踞江上中原在目朝廷亦忘春秋之義固
當自此發跡今得大賢暫將使旨則輶車何
啻九鼎中外倚重當增高衢霍斯人瞻仰為
之一新矣竊料辭免之章必未俞允願尊兄
勉致醫藥俯慰輿情縱筋力未強但力疾臥
護則精神折衝者亦亦細矣若乃江東吏民

善良有養行惡知畏而行縣之餘或能檢校
山房一顧泉石此尤區區之私願也王順伯
在淮間宣力甚勤然亦能無莫助之患倘得
長者一照映之為益又亦細矣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此書與包詳道此書與包詳道此書與包詳道
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為能明此理
耳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
所謂不言而信與近時一種事居叨閑圖度
者天淵亦侔越異向事居叨閑圖度之人
本於質之亦美識之亦明重以相習而成風
反亦如隨世習者其過惡易於整救圖度亦

已其失心愈甚省後看來直登龍斷之賤丈
夫實可慚耻若能猛省勇改則天之所以予
我者非由外鑠亦俟他未能敬保護養學問
思辨而篤行之誰得而禦

且其與包敏道

為學無他謬巧但要理明義精動皆聽於義
理亦任己私耳此理誠明踐履亦替則氣質
亦美者無亦變化此乃至理亦言而信詩曰
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來書所述未

能臻此平時氣質復落溢於紙筆間矣幸益
勉之至望二賢兄比來皆非復吳下阿蒙矣

二賢兄

私意與公理利欲與道義其勢亦兩立從其
大體與從其小體亦在人耳勉旃勉旃毋多
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亦可掎也可誣也
二賢兄亦不及答書意亦殊此大人之事至
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蠡管之見蕩其私
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

本直豈亦快哉豈亦樂哉若諸公所可喜者
皆是專於白道與溺私欲亦同耳固是各有
病痛須索商量但此之不足不則相懸耳如幾
先所謂萬事隨緣者政所謂習氣使然也吾
人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得志與民田之亦
得志獨行其道豈肯作此等語也亦及答諸
公書幸以此示之

與嚴泰伯
學之久講久矣吾人相與扶持於熟爛之餘

何敢以戲論參之古人謂戒謹于其所不睹
恐懼于其所不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庸敢
有戲論乎勉思而謹之是願是望

二

宋無悔來得書知彼侍消息甚慰若君玉書
極佳足見新功度今又當日進文範必教得
往還此公明白可喜未易得也宋秀才志向
可喜而氣習中多病今雖小愈要未必能一
成平復針藥蓋已備嘗亦在其自曉了耳若

善自思者亦有何難但恐繆習深重每每反
用以滋其繆耳真亦狗名慕外好誇求勝道
實亦難知也君子之道淡而亦厭簡而文溫
而理又何必大聲色也但人亦知非則亦能
安乎此耳今歲科舉相從者既多恐難離城
某初有入城之意今亦以山上朋友之多亦
欲久曠遂止其行未得相見耳萬為此道勉
旃

一三

道理無奇特乃人心所固有天下所共由豈
難知哉但俗習繆見亦能痛者勇改則為隔
礙耳古人所謂一慚之亦忍忍終身慚乎此
乃實事非戲論也
古人亦求名聲亦較勝負亦恃才智亦矜
功能通身絕是道義
平日議論平日行業皆同兒戲亦足復置
曾臆天降之哀在我久矣特達自立誰得
而禦勉自奮拔亦必他求來早得暇見過

以觀新功

與傅子淵

比來居山良有日新之證惜不得與子淵共
之以朋友講習而說有朋自遠方來而樂不
可以泛觀料想而解當有事實吾人亦幸生
於後世亦得親見聖人而師承之故氣血自
衰而後至此雖然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能至
此其被聖人之澤豈亦厚而其為幸豈不大
哉何時一來快此傾倒

與羅章夫

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亦去安能
著是過亦改安能遷善亦知其非安能去非
亦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
是亦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亦知
過也真知非則無亦能去真知過則無亦能
改人之患在亦知其非亦知其過而已所貴
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與廖幼卿

適聞傳仲昭語及懋卿坐間假寐仲昭以為
此必未能自拔此殆不然仲昭未知此理非
但仲昭未知此理料勿卿亦未知此理人未
知學其精神心術之運皆與此道背馳一旦
聞正言而知非則向來蹊徑為之杜絕若勇
於惟新固當精神筋力皆勝其舊然如此者
難得但得亦安其舊雖未有日新亦勝頑然
不知與主張舊習者遠矣今懋卿雖未有日
新之功若其困睡則是已知舊見舊習之非

不復就其上主張運用故如此耳此亦為深
害但少俟之徐觀其情然則大善矣朋友間
亦深知此理迫之太甚罪之太切則又反為
害矣

與傳齊賢

義理未嘗不廣大能惟義理之歸則尚何窠
穴之私哉心苟不蔽於物欲則義理其固有
也亦何為而茫然哉蔽亦真徹則區區之意
殆虛設也幸勉旃毋久自屈

與晉必先

劉德固須尚留山間前此未得與渠同讀書
但說得此卦稍詳書亦政亦必遽爾多讀讀
書最以精熟為貴煩喻德固且熟讀此卦為
佳德固前此於文義間多未通曉近所以開
發之者非在文義每為德固解說必令文義
明暢欲亦勞其思索亦起其疑惑使末亦害
本文亦妨實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
則亦不可煩更離於文義則曉亦曉亦足為重

輕此吾解說文義之妙首必先亦不可不知
也然此亦豈可強為之哉非明實理有實事
實行之人往往乾沒於文義間為蛆虫識見
以自喜而已安能任重道遠自立於聖賢之
門牆哉

二

得書甚有奮拔之意良以為慶然譬諸田疇
荒穢之久雖粗加墾闢若畚耨不繼則第之
塞之矣用工深切至到則通暢茂悅當又與

今亦倣願勉旃毋忽何以聚糧為肯來是幸
三
蒲稍綠耳尚可想見駑駘傷吻弊策而亦進
於行誠可厭也馬之精神骨幹得之於天亦
可損益今為人而坐使古人雖愚必明雖柔
必強之言棄而亦驗豈亦甚可痛哉

與蔡公辨

所錄諸書已逐一照對未後復趙然道書甚
多脫誤可子細將所錄本添改庶可讀也書

字畫甚無法度如傳字須尚上着一點亦着
點便成傳字古刻傳字專中亦着某字但以
亦着點與傳字為別所錄書其前尚稍可看
向後教篇甚刺人眼結字既亦端正畫之長
短皆顛倒失宜向來蓋嘗說及此等處何為
都不省記來書辭語病痛極多讀之甚亦滿
人意用助字亦當律令尤為缺典老夫平時
最檢點後生言辭書尺文字要令入規矩如
吾兒持之甚懶讀書絕亦曾作文然觀其亦

得已書尺與為場屋之文其助字未嘗有病
造語亦勁健亦至冗長此亦是稍聞老夫平
日語故能然且今觀吾子之文乃如未嘗登
吾門者即此便可自省在詳冗靜心神自應
日靈輕侈馳騖則自難省覺心靈則事事有
長進亦自省覺即所為動皆乖繆適足以貽
羞取諸而已

與張德清

積年聞李悅元忠諸友稱道盛德比歲屢得

歎集益有以信諸賢之言又聞非久有退居
自養之舉尤切歎仰近者忽又聞有亦肖道
士以淫侈亦軌之事誘引小子建訟以相誣
毀深用不平然在左右正宜高舉以遂初志
何必與此輩較勝負於流俗之中哉流俗之
所謂勝者豈足為勝流俗之所謂負者豈足
為負左右平時與諸賢交游當問道之勝負
亦當問流俗之勝負又聞李悅言德清其初
浩然有引退之文且欲別求賢者以嗣其事

而盛族乃有第亦可試火之語此可謂亦勝
俗陋鄙猥之言切勿宜以此等語虧損盛德
更願深思追還素志他日同來象山頂頭共
談大道此乃真天師非俗天師也

與高應朝

前月併收兩書備知近况慰浼良劇山房此
年况味想盡得之即漕書中矣春尾以猶子
之計出山房至今未得復登此乃拔山之子
文行皆高家庭所賴年未及壯無疾而逝所

以傷之者又不止骨肉之情也聚族既廣患
故如此類多今日方除一姪女之服所幸諸
兄皆能安之以命不至過傷也此理日明知
里友朋寢有能共此者每思應朝應之未嘗
不興懷應之一跌亦復中間見其祭呂郎中
文建謬之甚急於舊書函中尋得其向時書
數紙封之題曰石應之公案擬相聚時發此
以啓之後在臨安廨舍中相會見其事匆匆
神志亦定亦欣出似却語及之渠力索觀畧

出示之渠欲持去吾曰不可觀足下神思今
不能辨此此書非吾親自與汝剖決亦長物
耳觀其容貌言論與曩者判然如二人使人
不忍視之今遂居臺閣益令人憐之耳閱應
朝二書葺齋記亦甚念足下有第塞之患帥
漕處皆有吾文一編此乃韓將領親張氏朱
氏所錄間亦有一編在韓將領處想必從韓
處見之矣第帥漕處本却經山間友朋點對
無錯誤可從帥處借本點對却精觀熟考當

有所發也

與姪孫澹

家間適至汝三信甚念汝文字意旨皆不長
進如所謂士論翁然宗之所謂盡公樂善人
無間言斯世何幸乃有斯人耶此人公麼茲
究論事權貴陰為讒慝媒孽善類自吾在朝
時物論固已籍籍往者擢為少司成又進而
為大員乘之醜海內羞之今賢閔之論乃復
如彼何耶豈汝所交之士皆不足以為士而

所見之人皆非其人耶。沈鷲二字史家多以稱人之長。蘭雅亦鷲非惡辭也。向來家書中亦時有此等肯趣。此非特辭語之病。甚可畏也。其他用字下語。差錯不安者甚多。已令汝尊後便逐一告汝。場屋得失。有命不足計。後生作文。却要是當。若只如此。未可便道時文不難辨。安得不勤厥尊之慮也。新政雖未甚滿人意。且得輔道儲君者。得人甚有方畧。誠如是。國本立矣。實宗社無彊之休。何幸如之。

人心至靈。惟受蔽者失其靈耳。群兒聚戲。神少果實。與之見。樵牧而與為禮。見市井。不逞與村農。輸納者。邀入酒肆。犒之。則稱頌贊美。士大夫。即據此以為評裁。可乎。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流燥。物各從其類也。天下曷嘗無人。况賢關乎。在所以召之者如何耳。

吾春末歸。自象山瓶無儲粟。囊無留錢。不能復入山。近諸生聚糧除道。益發果石。遣輿夫

相迎始復為一登茲山廢久曰萊壑未及半
今食乏者甚衆作乏者甚寡結廬乏人事力
有限頻歲供役賴其相向乏篤無倦志耳儻
得久於是山何樂如乏未知造物者卒能相
乏乎梭山所與汝言真至言也第致乏當有
道耳此道乏不明久矣群小則固背馳君子
於此往往而未得平土而居乏所報時事又
如此此皆不可易言之也紛紛乏說但可憐
閱豈復有可商榷者也閱舊藁中有一段文

字汝可精觀相識見問但出此書及此文可
也

三

學者乏亦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
千有五伯餘身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
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乏篇正為陸沉真柳子
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舉而已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乏心得誰使
屬乏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

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誠得斯言之旨則凡悠悠泛泛者皆吾師也。汝氣質外柔弱而中實不弱自向者旨趣未得其正時固已有隱然不可搖撓之勢矣。能於此深思痛省大決其私毅然特立直以古聖賢為的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誰能禦之於此不具大勇却放過一着姑欲庶幾於常人則非吾之所知也。真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矣。仁者先難後

獲夫道豈難知哉所謂難者乃已私難克習俗難度越耳吾所謂深思痛省者正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仁者必有勇顏子聞一日克己復禮之言而遽能請問其目可謂大勇矣。汝能以其隱然不可搖撓之勢用力於此則仁智勇三德皆備於我當知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之言不我欺也。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豈獨為國為然哉。為家為身一也。逮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網

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汝其念乏人臣
之於國猶其家也於君猶其親也雖亦吾以
而向安寢門之心所不能忘也黜陟施設詩
碩圖之便信毋畧乎此見羅中舍致吾意

四

人非木石亦能無好惡然好惡須得其正乃
始無咎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之得
其正則亦至於忿嫉夫子曰我未見好仁者
惡亦仁者蓋好人者非好其人也好其仁也

時

惡人者非惡其人也惡其不仁也惟好仁故
欲人之皆仁惟惡不仁故必有以藥人之不
仁中也養亦中才也養亦才豈但是賢父兄
之心賢子弟之心亦豈得異於其父兄哉故
凡棄人絕物之心皆不仁也比吉也比輔也
此乃仁也人道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後生晚進苟無異趣當與先生長者同心同
德先生長者亦須賢子弟為先後疏附吾嘗

謂唐虞盛時田畝之民竭力耕田出什一以
供公上者亦是與堯舜臯夔同心同德故曰
此屋可封此和氣之所以充塞宇宙謂之於
變時雍亂末世弊俗當使憐愍扶持救藥之
心勝其憎嫉憊惡乃為近正汝當以此言深
思毋忽其為已曉則當有進益有書與胡學
錄問曾盡見去年吾所與汝書否若有未見
汝當盡以示之雖汝亦當時一閱之毋謂已
盡知之矣觀汝前一書亦未深解吾說若有

疑亦仿吐露當盡為汝剖白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書

與陶贊仲

某承乏將十閱月未有善狀冬春久晴種下
入土春亦嘗一致禱于山川之神其應如響
山溪漲溢田畝充足然自是又無大雨地土
以積乾易涸今既踰月又以旱告矣勢甚可
畏昨日復致禱詣壇之時雨亦隨下然竟不
能成澤今早復叩之亦巨跡雨見應未蒙霑

然之賜幸醞釀未解猶有可望不然定當投
効以謝斯民也。太極圖說乃梭山兄辨其非
是大抵言無極而太極是老氏之學與周子
通書不類。通書中大極不言無極。易太傳亦
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於太極上加無極二
字乃是蔽於老氏之學。又其圖說本見於朱
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
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為老氏之學
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

字。以此知三公蓋已皆知無極之說為非矣。
梭山曾與晦翁面言。繼又臣書言之。晦翁大不
謂然。某素是梭山之說。以梭山謂晦翁好勝
不肯與辨。某以為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
說固以己為是。以他人為非。且當與之辨白。
未可便以好勝絕之。遂尾其說。以與晦翁辨。
白。有兩書甚詳。曾見之否。以晦翁之高明。猶
不能無蔽道。所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亦肯可以

與知能行聖賢所以為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學者之事當以此為根本若夫天文地理象數之精微非有純識加以積學未易言也某欲作一摺著說稍發易教之大端以排異說曉後學坐事奪未克成就早晚就章當奉納一本何時合并以究此懷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論語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曰言忠信行篤敬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

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等皆德行事為尊為貴為上為先樂師辨字聲詩祝史辨字宗廟之禮與凡射御書數等事皆藝也為卑為賤為下為後古人右能左賢自有定序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亦多也曾子曰簞豆之事則有司存凡所謂藝者其發明開創皆出於古之聖人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也然聖人初亦尚此其能乏也每以教人亦以加人若德

行中庸固無加人之理。世衰道微德行淺薄
小人之有精力者始以其藝加人珍其事祕
其說以增其價。其所謂市道故風俗日以不
美流傳之久藝之實益亦精而眩鬻之風反
更張大學者不辨本末不知高下未有不為
此輩所眩者。吾觀近時談教學者陋日益甚
吾日益熾未嘗涉其門戶得其師傳安能辨
其是非。但以前尊卑貴賤上下先後之義推
之則自知所決擇。謫吾之情狀大槩亦可見

矣。作書畢恐贊仲不能不惑於妄人庸夫之
說故復書此以助決擇

二

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併往可精觀熟讀
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
元晦書偶無本在此要亦不必若看亦無理
會處吾文條析甚明所舉晦翁書辭皆寫其
全文亦增損一字者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
會觀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

正理實理常理公理所謂本諸身證諸庶民
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實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學者
正要窮此理明此理今之言窮理者皆凡庸
之人不遇真實師友妄以異端邪說更相欺
誑非獨欺人誑人亦自欺自誑謂之繆妄謂
之蒙闇何理之明何理之窮哉贊仲為人質
實學雖未至且守質朴隨分檢省雖未必盡
是却儘勝誑妄之人為學只要暗是不要與

人較勝負今學失其道者不過習邪說更相
欺誑以滋養其勝心而已古人所謂異端者
不專指佛老異端二字出論語是孔子之言孔
子之時中國不聞有佛雖有老氏其說未熾
孔子亦不曾聞老氏異端豈專指老氏哉天
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亦能異此
鬼神亦能異此千古聖賢亦能異此若不明
此理私有端緒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近世
言窮理者亦不列佛老地位若借佛老為說

亦是妄說其言闢佛老者亦是妄說今世却
有一種天資忠厚行事謹慤者雖亦談學問
却可為朋友惟是談學而無師承與師承之
不正者最為害道與一之居處與之言論只
漸染得謬妄之說他時難於洗濯亦如且據
見在朴實頭自作工夫後遇明師友却易整
頓也理須是窮但今時即無窮理之人何時
得一來以究此義

與孫季和

茲以書至發讀知已逝江而西既喜聞動靜
之詳又恨亦得一見男子生而臣來孤峰矢
射天地四方亦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
望之第一義也今尊夫人既許其行又有二
令兄在侍下豈得便謂失計顏子之家一簞
食一瓢飲人亦堪其憂之也而其子乃從其
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亦以為悔
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孟子
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

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
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
秦楚之路為指之。亦若人也。抑亦若人則知
惡之心，亦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亦知類也。
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與
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下。不然
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學亦至道而
日以規規小智，穿鑿專會，如蛆蠹如蠹賊，日
飽適由君子觀之，政可憐悼。且山徑之蹊，間

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亦用則茅塞之矣。往
年石應之駸駸有成路之興，復迷於異說，至
今茅塞每為悼嘆。知及之仁，亦能守之，雖得
之必失之。季和鄉時所得，尚未能及。應之臨
安再相聚時，已與初相聚時氣象是後書同。
與傳聞言論行事皆不能滿人意，謂之茅塞
亦為過也。苟以其私偷譽斯世，固亦難也。但
非先哲所望於後學，其所賞亦不足以當所惜
之萬一耳。幸謹思而勉行之，是問為况要非

紙筆所能宣達乎和能着鞭則自相孚矣總
鄉之疑亦必論可矣

與唐司法

鄙文納去教篇第今時人偏黨甚衆未必樂
听斯言總鄉從朱文遊尤不願聞者今時師
匠尚亦肯受言何況其徒苟私門戶者學者
求理當唯理之是從豈可苟私門戶理乃天
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為
聖賢者亦容私而已顏曾傳夫子之道亦私

孔子之門戶孔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為私商
也薄遷占復草草

與傅克明

見所與先君書及顏淵善言德行論知為學
不懈大肯不畔尤以為慰然學亦親師友則
斯文未昭著處誠難責於常才獨力私意未
能泯絕當責大志今時士人讀書其志在於
學場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間好
事者因書冊見前輩議論起為學之志者亦

豈能專純乃專心致志則所謂鄉學者未免
悠悠一出入私意是舉世所溺平生所習
豈容以悠悠一出入之學而知之哉必有
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
惡如避寇仇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
智自有其勇私意倍習如見曉之雪雖欲存
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
其大者何時合并以究此懷

與章茂獻

某承乏如此慄焉朝夕祈於斯民渺若航海
闔巷熙恬訟爭衰息相安相向不替有如同
官協力舉無異志戰事過從無非講習或者
指是以為效績區區之懷方有大懼兵家言
射謂鏃不至指同於無矢今學射者求鏃之
至指良亦易致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
猶為棄井古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
之難也知亦至雖弗畔不足賴也治亦至雖
亦亂不足傳也流濕就燥物以類從心所同

然捷於影響固不可誣也而其淺深多寡厚
薄精粗之辨情偽名實盛衰消長之變亦不
可誣也服膺典訓何敢貳心至縣簿弗克其
自致若路虎尾涉千春水亦何敢袒飢渴之
飲食苟以自恕教其不知圖其不建力提而
申策之是所望於同志幸勿遐棄

與羅春伯

某夏中拜乏任乏命適感寒伏枕幾至於始
月餘少甦又苦腸痔七月四日始得離家九

月三日抵二泉即日交割是間素號間靜至
此未常有一字揭示每事益去其煩事至隨
手決之似頗不忤於人心士民相敬向吏輩
亦肅肅就耽徵中但有白來二大囚一已奏
未報一已報而憲臺未來審復除北宰戶可
闕寂矣自外親之真太平官府然府藏困於
連年接送實亦匱乏簿書所當整頓序舍所
當修葺道路當治田萊當闢城郭當立武備
當修者亦少朝夕潛究密考畧無少暇外人

蓋不知也真所謂心獨苦耳今時仕宦書問
常禮與朝夕非戰事應接者費日力過半此
來於此等固不敢簡忽第亦不敢以此等先
戰事拙鈍之質迺今尚有缺典如臺諫侍從
當有啓劄今皆未辨所持群賢必亦以此督
過萬一致簡漫之疑更賴故人有以調護之
戰事間有當控訥者續得畫情春伯資望日
隆宜在兩地優矣濡筆巨待慶續白寒為國
保愛

與薛象先

此月三日抵二泉即日交割公文諒久已徹
視諸事皆仍舊貫到此並無一字揭示無隨
行人一榜亦吏呈舊比從之戶庭頗無壅塞
事至隨手決之頗無忤於人心是間元少訟
訥今至於無其血脈蓋有在號令刑攻之表
者况能諒之然事當料理者甚衆潛究密稽
日亦暇給外殊不見其形也財計亦以連三
年接送占壓頗多卒未有還補之策考其實

與言者殊亦相應元交割時分庫緡錢万八
千有奇今所存僅五千緡耳歲人倚漿肆所
以為來歲資者又當取諸其中軍資庫尤為
匱乏其勢未至於亦可為然亦為之擢節則
日蹙矣監司郡守數易誠今日之大弊此聞
即報知兄未得請亦不獨屬郡之幸幸少安
以惠董湖之民乍到首遣兩司迎接兵卒各
有借請義勇又適秋閱見逐兵卒又有未請
衣賜會慶 聖節吏以儀式諸物弊壞舉陳

當修所不敢忽子城甃工費日取於軍資又
創東岳廟工總半諸庫日支率必於所入會
計之事不容不精詳而為之所荆門歲輸馬
草二千緡分作四季起發赴使臺都錢物庫
交納春夏已納足今正當輸秋季錢前此係
三分輸納銅錢本軍此年係行使鉄錢地分
令禁日嚴無得銅錢輸納每是將會子到鄂
諸兌換銅錢所費頗多今欲乞只以會子輸
納望特達允從為幸此間形勢正宜積粟兵

前此諸人乃未及講求張帥有意為城於此
元善聞有分戍之意前日相聚時乃不及此
到應城見劉宰言元善有此意二公慨然如
此豈亦天時耶幸有以相乏子城次第秋闈
畢便發予為乏俟見端緒當一一具聞也

二

某到此詢訪民間疾苦但得二事其一是稅
錢後錢等令民戶分納銅錢比年銅錢之禁
日嚴此地已為鉄錢地分民戶難得銅錢為

苦官或出銅錢以易會子收三分之息而吏
胥輩其贏故民以重困其一事是坊場買名
人戶亦困於此然買名銀須聞于朝與倉臺
乃可又所困者非農民至如稅錢役錢納銅
錢乃州郡與胥吏得其利故新然因民之請
而盡罷之蓋以鉄錢地分其銅錢之禁嚴民
不敢有此義不當責之輸於公今歲計方窘
平時所籍者高稅比以邊郡權禁嚴甚商旅
為之蕭條此兩月稅課之損幾及千緡若令

民戶輸銅錢於郡計亦有補孰不敢計此以
為制事以義乃當然耳故敢求免貼陌於使
臺前書未蒙密允無乃執事未之深察更望
斷之以義賜化筆免之不勝幸甚湖比係鉄
錢地分無幾次無它處授例之患且在使臺
亦何圖此不然異時官吏或挾此以擾百姓
誰執其咎切幸痛察布此未暇它及

與朱子淵

某才短智拙不習為吏作此乘障真如面墻

初圖是商素有儲積今稽其實亦僅足耳年
來庫藏占壓頗多所入有限未易還補元章
初交割時公庫緡錢萬——八——千有奇今
總五千耳蓋元章椿留萬緡為修子城計畧
會其費曾未十一是役固未易舉而軍資常
平占壓之數未知所償讀所惠三記亦勝厚
顏駕驥之分其在此矣乍到一番常禮乃今
甫定簿書未及深究更須旬月當稍自錫稽
其本末詳以求教刀圭一粒想無吝也便風

能豫呂其凡先施尤所望也
某居常深念人亦可以自棄義不可以少忘
雖其駕蹇每自策厲庶幾十駕其於當世賢
才每懷鄰富之願有如執事豈宜久於南服
比來紛紛多所未喻何止教民兵一事伯駿
得循固可喜然此公自亦傷弓恐設施處未
必能盡其材也元德真即已報行矣時事亦
知竟如何天下一家痛癢未常不相關也發
明此理不無望於執事願涇養以需之明主

可為忠言便當拭目

與劉漕

計南浦之集行將四換歲矣伏自使華之東
尺紙問訊亦復闕絕懷仰盛德我勞如何杏
山崔嵬蒙泉清徹金蓮在底華葉可敷民愿
士淳易於開導作益為崇者姓名可記藏拙
之地孰便於此第斗壘事力有限頻歲送迎
寢尔空竭權酌商征今日所仰比來並邊法
禁日密行旅為之蕭條場務日入頓以虧損

迂愚臨此未知所以善後長者何以振之吳
仲權得武岡尚遲次傳子淵在衡陽士人歸
之太守亦甚禮之但尚來有一二同官亦相
樂頗有違言熒子淵處之裕如也鄧文範為
丞德化政聲甚美常於兩邑皆整其弊壞民
之戴之不愧於史冊所書皆向來會中客恐
欲知之何時復如曩集以快此懷

與吳斗南

易古經為既喜知雅志第劇中未暇周覽塞

宇宙一理耳上古聖人先覺此理故其王天
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
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
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於是
有辭有象有象有占以寬斯民後世聖人雖
累千百載其所知所見不容有異曰若合符
節曰其揆一也非真知此理者不能為此言
也所知必至乎此而後可言通天下之至定
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自此道之衰學者溺

於所聞格於所見不能自昭明德已之志不能自辨安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斯天下之疑哉今世所傳揲蓍之法皆襲揚子雲之謬而千有餘年莫有一人能知之者子雲之太玄錯亂蓍卦乖逆陰陽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由漢以胡虜強盛以來至于今向未反正而世之儒者依玄以言猶易重可嘆也何時合并以究此理適值數日紛冗撥置占復草草必有以亮之

卷之十五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書

與章德茂

此月兩拜手翰如奉談塵慰澆之劇伯兄以老病所獲進謁為恨重蒙教禮之勤豈勝感戴小兒持之獲侍尊俎所以待過者皆過其分尤切悚愧如聞屬有手足之戚諒深追悼後時修慰亦專尚幸裁恕小兒頗能遵餘教萬一警策以矣荆州逃卒親刈郡為逆旅周

流自如莫知禁嚴平日若此緩急安能防副
比乃稍條其籍革頂名之弊圖致請於大府
丐與鄰郡為約以絕逃逸之患適得公移甚
愜下意即已行下巡尉義勇等嚴其跡捕近
有襄陽逃卒投募在此捕者尋至即令擒去
矣故邑自某人境逃卒亦少甫未獲者恐
在府下徑差人跡捕或恐此輩群黨欲丐移
文兵官巡尉義勇等為之應援倘蒙捕獲亦
可懲後也干冒威尊不勝惶恐

二

某備數屬壘條閱半祀名雖北鄙寔帶蔽城
光潤所蒙最為親切粗謹職守未至瘕敗無
非大府之賜尺牘函焉不于記史是猶陟嵩
率而忘山泳江湖而忘水揆之常情宜獲罪
戾比得郎吏別報乃知姓名首塵薦剡所以
獎借之辭寵甚聞之惕然弗稱是惧治古公
道還於盛世前輩典刑蔚乎斯在敢不益勵
素志勉竭駑朽勤無負斯言世倍私謝之禮

則不敢以累門下伏冀高明必垂洞察取事
所當控聞者雖有公狀亦合更具稟劄慮勤
听覽且恃照臨之密迹皆缺弗致今受知之
深乃如此尤不容以言謝

三

奉十八日手誨愛民愛雨之誠尚賢最甚之
肯可謂兩盡而兼著豈勝歎仰公迫乏任歸
門下久矣非適今日某區區之志粗知所擇
雷同苟合竊亦所耻同官相與當何求哉事

惟其宜理惟其當議論設施不必在已相期
相勉大抵臣此平居論事始有未合各獻其
直依然自錫及復之久是非已期伏羲如響
人得所欲始莫知初說為誰主之也仰視滅
私之訓妄謂或庶幾焉核實之命不容不以
情報今茲旱勢可畏殊甚襄郢之間沂漢之
舟鱗積灘底曠旬淹月而不得進漢上雨暘
可見於此矣江流增減大府具知之類淮並
江諸郡屬常具稟續加詢訪舉之異辭敬邑

初六日致禱雖未即得霈澤壇遺之所朝莫
致敬祠宮未常沾濕也惟望日終日晴徹
四無纖雲既望之朝率郡官迎致上泉復冒
雨而歸自是日及今陰雨無曠日境內獨霽
水西鄉先得大雨七日八日之夕自城上望
雨色如黛震霆為之連且十二三間霽雨至十七八
水東鄉如獨山等處亦得大
間沿江鄉及與安樂東鄉往往得大雨矣比
日郡城乃始霽霽南鄉最早慶亦且得雨雨
意至今未息當陽亦十七八以來雨始加大

江東西田土較之北間相去甚遠江東西無
曠土北間曠土甚多江東西田分早晚早田
者種占早禾晚田種晚大禾北間田不分早
晚但分水陸陸田者種麥豆麻粟或薯蕷只
栽桑不復種禾水田乃種禾此間陸田若在
江東西十八九為早田矣水田者大率仰泉
在兩山之間謂之浴田實谷字浴書從水江
東西謂之源田潛水處堰仰溪流者亦謂之
浴蓋為多在低下其港陂亦謂之堰江東西

陵水多及高平處北間則亦能蓋其為陵不能如江東西之妙且善也惟南鄉去山既遠且近江高平之地妙又近大府居民差衆故妙亦仰泉石之田此田最下歲入甚妙白楊一鄉此田居十五以上梨陂柘陂等鄉亦下十二惟西北東鄉分則無此田矣然所謂水田者亦善治堰則並高處亦與平田相類矣少者亦十一妙者亦十三通之亦過十二上泉距郡城幾三十里迎泉之日近視其田計

其龜壩者十一二外此皆尚有水堰中已乾而亦繼必大敗今得雨可無害也惟白楊鄉等處高平田全未種者見施行今種晚石及可助食者今歲亦幸有湖北平時水浸有不可種禾者民皆種禾若復無水患又得時雨或者可補未種之田身小兒歸就試經從人府輒布此令進謁竊惟軫憂斯民之深所欲亟聞故詳及之伏幸台察

屬奉手誨益深佩服小子持之再望道德之
光蒙接遇之寵為幸厚矣家向中備述餘教
尤深感激傳有聞民有姓易者為乏食戶強
以錢取去食粟或云在長林境中及物色之
乃無此事又云在當陽境內方此詢究尚未
報也俟得其實續當布聞此來兩澤無不露
足但次第有過牧之患十三日偶天陰與僉
判教授知縣人以一馬教卒行視田間苗甚
秀發水皆盈溢向曾龜坼者今得水茂暢過

於亦缺水者高坡未插秧者今插已過半秧
田甚多尚往往成群插秧向何以能備此秧
則曰年例如此若其亦修陂池亦事耘耨則
皆枯死此地惰習未易空言勸之今冬欲措
置華北習又未知果能華否陸地耕種粟豆
者却似中稔為有餘矣前書所謂湖田者雖
未及物也勢不能不病水耳襄陽唯南漳宜
城間得雨外此皆久無雨是間舟泊襄水難
下者初七八間得信猶言水洗不能前進初

世日有微雨不成水十二三間自北來者却
云襄陽得雨成水但未通洽未知此後如何
久傳北界旱甚何乏南北至相食初未敢信
今東自承楚西日均房來者其言君一恐或
有是竊惟長者愛民之心追配禹稷無間於
遠近內外獨恨華夷首足之分未足大正皇
朝德施仁風獨有限隔君子之憂未容遽釋
且晚召還兩地以究設施則樂民之樂為有
日矣春間趙路分良粥來閱禁旅介然如古

節士尋有孟正將通成統領和因事相繼過
此通值同官習射率然延至其間以觀其技
馳射精熟議論慷慨異時所見武弁亦多其
比陶冶下風者人材如此推而廣之何事不
可為哉長林汪宰初甚不堪茲民之訟既見
某薄治其吏亦不能無疑因曉以吾人無他
於此輩行法以防微不得不耳即遂釋然奸
民肆其欺罔以快私忿真大蠹也長林具析
卑狀皆是事實併用備甲伏幸過目昨日得

公移問二縣以酒折鋪兵糧長林所無此矣
長林鋪兵皆在軍倉請米軍庫請錢皆是一
也白米好錢未常有折文也當陽方此詢之
然臣理揆之沈寔處事極有理不至如所聞
或恐有疑侶又當有曲折須其報即具申也
近日以所獲劫盜中有二人是攫客稍以榜
約束之兼聞此輩群黨擾寺觀與鄉村民戶
頗甚故不得不裁之示不敢臣稟聞也西蜀
之飢淮浙之蝗皆令人不能置懷處州豪民

為盜猶可憐也此土雖雨澤粗足尚用慄慄
日俟教誨以象罪戾伏幸終惠

五

稍疎託室之詢徒積傾仰今歲之旱諸鄉皆
有少損而南鄉頗甚初擬類江湖下鄉常歲
所不種者今歲可種謂可以補近兩月間江
漢之流無雨而漲溢者凡三所種之田與蔬
茄麻粟皆為烏有同官赴試與被檄而出者
皆親目其事歸言其狀為之坦然比已分委

道官四出檢視前數日方歸所得尤詳旱澇
之餘米穀自少而諸處糴米之舟皆鱗次岸
下如都統司至使人於鄉村攔截載負米者
本軍今歲以民艱食逐時發常平以賑之所
糴幾二千石見椿糴過常平錢二千濬倉臺
公物踵至催臣此錢趁時糴米以備來年賑
濟雖分差人於熟知收糴而來糴者絕少此
數日以來米不出市民復艱食見出常平賑
糴近來屢謀出賞騰禁米舟下河而吏輩輒

以恐有過糴之嫌為言初以其有理亦與同
官熟論而從之近日事勢尤逼又見郢州以
百千之賞禁米舟下河北間新發舉人親戚
之家犯其禁用朱漕之言免其罪竟納賞錢
試臣向吏吏復為過糴之說昨日同官相聚
復有議洩米之禁因評吏言果出於公乎抑
有私意乎同官皆謂此輩必有親故厚善之
人商販米者故以此為地耳豈有公心哉疑
朱中央忽被使臺公牒深怪事未施行已蒙

此絕殆所謂止邪於未形絕惡於未萌雖然
此事乃如吏輩之意故邑元無是事亦知誰
敢致此說於大府疑必有交聞其間者有不
可亦察也某平時亦能飾說况在門下尤亦
敢亦用其情鄉來襄陽過米價米舟至者皆
困亦能前然卒以賂津吏有夜竊過者常謂
法禁往往亦足恃比年場務益艱商旅以行
私路私路舊微小少所知者今皆坦途通行
北境連年亦熟今歲尤甚近聞米過唐鄧間

多亦以舟小民趨目前之急亦暇為後日計
况肯為知曲計為別縣計乎使米粟有餘無
禁其洩可也今方甚不足且坐視其洩恐亦
未宜蔽邑福小今歲饑數旬亦雨而輒無米
鄉民素無蓋藏同官出入村塢者皆謂未常
見困倉人家外茅茨其室序亦能深與大率
可窺其有者乃儋石之儲耳風信所自來非
一日今日亦為之計後將益弊今所謂洩米
非洩於南之患洩於北之患也若有餘或

能粗給則推以與人乃所願也此乃有旦暮
之憂而不為後日計者方累累舉所持以洩
恐不容坐視薄邊亟此布稟亦察言者之奸
續容商議所以處之之宜別當具稟伏幸白
察

與張元善

漕臺數有便部其發外值况亦克附向累託
象先致意會次當必及之嚴山蓋倉其說未
善若謂以舟致之襄陽則江漢湍淺曠日持

久當漲溢時風濤陰悍類不可行陸運則自
嚴山至班竹窺六十五里山路阻隘崎嶇其
實不止此數又類有水隔春夏之間每用阻
絕本軍至班竹八十五里乃坦塗又嚴山非
市井去處人煙疎闊儲草則可粟則難於看
守莫若葺軍倉以儲粟今子城既固如在枕
上矣長林巡視小路常親歷其地敘說甚詳
已備在公狀中幸裁之九江德化丞鄧為禮
字文範階為文林今冬當代其資世建昌乃

臨川李侍郎德遠之塔其居舊德回祿未赴
德化時寓居李氏今其妻兄官滿歸臨川鄧
丞款及未代前一歸建昌營居舍願丐使臺
一檄若象岳允但付此間且晚即附往也亦
常託象先轉說諒必無阻此公鄉里之秀端
懿純正甚有官業比年攝兩邑當事之難極
其故壞更使為佳地民之戴之不忍其去無
愧史冊所書異時真可備藥籠中物韓昌黎
字戒臣在得人卒章要哉言乎故邑兩令皆

賢教官時有裨自簽臣下皆悉心營戒無有
異志唯稅官頗謬也得一指使佐之其取頗
舉拙者不過扶持勸勉使其善意亦替有加
庶幾蒙成以免戾今農賈安恬吏卒抑畏盜
賊衰息作則輒獲訟牒之少乃至曠旬械笞
塵委五百植三試用布閭用必聚觀此豈迂
拙所能坐致竊自幸者亦同官遍逢其人耳
乃至北時積訟頗多非其俗惡乃不能無敗
辭者耳此輩遊遊城市持吏杖無理致爭

期於必勝敵不能可遂成長終德司亦止乃
至臺部初既精求案牘辨其曲直既又曉以
義理使得自新能自伏羲願改者固十八九
至於怙終之人雖稍柔服於一時尚圖復逞
於他日同惡亦視此為消長所大幸者諸司
皆賢明此輩無所復逞今訟之日少俗之日
厚亦正以此向來得書謂未識張監張監趨
鄉甚正議論有典刑到任以來文移條理每
每可服張憲在九江時假道識之蒙渠酌飲

亦自道其政大抵亦有家法聞到常德多病
少見賓客公文亦多一傳入宅書押若無所
執何引大体卧護政亦何傷雖曰德星聚可
也稽之事實乃有大謬不然者今敗群之人
皆走憲臺此輩亦乏它司而乏憲殆必有悔
而動今亦同宜可動輒索案案之往也又不
知所處動輒可怪聞憲臺之吏最無禮而又
能觀其文移行遣但皆出吏輩故邑亦有教
事它郡可推而知之未欲盡述其本末若欲

知之後便稟聞也聞象先與之相善不知能
有適以已之乎奸吏借民託臣擾郡縣害良
民傷政敗俗亦不細矣官之不可非其人如
此哉久亦奉伺引筆輒累累如此可一笑也
二
併啓三函良佩謙眷備承作止足慰候馳事
皆得請尤用感服近日得雨稍大境內頗周
遍唯傍江陵界上多未種此恐無及耳和糴
一事得不及弊邑可謂大惠屬者亦雨曾未

踰月民已艱食亟發常平之粟四散振之僅
免狼狽繼此雨澤霑足倘得中下熟投邑歛
自措置私糴少米貯之鄉間以為異時之備
此謀或遂皆門下之賜也修城會子甚濟空
之餘會若便得乃幸望示其期交納銀絹處
免苛留之患皆藉餘既免換會子二萬貫其
數甚少聞之去年換會子時官府行之極裂
細民又不善觀揭示誤認下文之限三月之
以有不及之數並仍舊流轉交易買賣遂

不損壞者不赴場換易及至限滿既行使
不得悔之無及今此懲前日之害叢湊來換
官吏見發到會子不多逐人限其數日限其
人來者頗以為病前日令其限數日換三四
千緡來者原原後又將不止又以商人以會
子難得滯留於此所積或三四百千或七八
百千官吏見其數多又是商旅又限其數不
肯換與來訴淹留折閱之狀勢不容不換與
之所發會子不供數日耳公移再求五萬緡

恐未止此教若覺未足又當上說前日得勅
漕臺復書見其辭氣溫厚有前輩典刑甚為
之喜第前此亦相識未欲遽以片紙輸腹心
象先書中屢言林幹之賢欲通書偶亦未及
漕臺會次得借一言之重使獲區區牧養之
志亦勝幸甚郡縣非得使家相知間相假借
則吏文之能掣肘者多矣切幸介念汪長林
真愛民如子近有奸民揚汝翼萬九成者嗾
其黨類十餘人擁帥庭訴其電詞中有云

欲誦本軍又恐知軍刑定大慈君只送縣愈
起仇民之意某在北初未常以姑息從事得
吏奸民為乘良害者屢繩治之矣單辭虛偽
或不待兩造而得其情尋問根本與之反覆
頃刻之間有姦露辭屈伏罪而去者區區於
此自謂有一日之長訟爭之少盜賊之衰始
亦且此愚民但見械笞塵委試用希圖往往
有慈仁之說其姦黠馴狎者實有所憚且恐
其不便於己它未有可以中傷且倡和其間

加大慈等語以為媒孽之地即庭之訟此其
驗也即方禱雨未應此輩乘時投辭即舊知
長林方得書稱歎其美見規某亦能拈出此
牒尋至亦不能不疑觀其判辭不止於疑遂
至盛怒章文賢甚某即以書解之渙若水釋
此等尤令人敬服王謙仲在隆興時曾傳聞
一事即臣書告之政與此相類謾錄往一觀
此等亦不可不知也後見謙仲報書云果有
是事但所判甚平却亦至於長行也此間疑

民淳但細民淳耳至其豪猾則沈陸深於江
浙也因筆不覺切切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與張監

某效職如昨皆依大庾子城土工歲前畢事
包砌東北一隅猶未周決見輒已盡知蒙台
旨令自致買名銀之請今方圖之俟得消息
當逐一稟聞也通廟堂朝士書更望一言之
賜此事之就可壯邊城之勢常平倉庫如在
枕上矣計必蒙垂念也去冬少雨此間幸得

雪頗大麥今甚秀正月尾又得薄雪此來殊
未有雨意園蔬甚渴高田亦需水而耕亦無
可慮者去冬得家書謂江東西秋獲稍皆豐
耗民多流移此間却無是患目今皆熙熙但
和糴與租米亦皆不如常歲以此知米穀不
能無耗折但人不覺耳商稅權酷皆虧於往
時稍詢旁郡徃徃皆如此凡事自十數年來
細校之大抵益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
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所謂變而通之

者必有其道新願承教不敢為累牘之禮以
溷記史當蒙亮恕

二

屬承手翰風宜稟然三復之餘益深降嘆魯
歛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孟子所喜亦曰君將蒙其益民將被其澤道
將行於時而已某前日替喜之牘竊自附於
此固知外物不足為賢者輕重也歸正人伊
信者常至庭備諭若賢監司宣布聖朝恩德

之意見其衣服藍縷目薄賤之今不復叫呼
矣其類有二三人相次陳乞討次第闕間也
使率過此時有一陳狀者乃長林係官畫匠
後自知理曲復藏避不款迫追臣聞其自新
之路近方出頭喻之臣理令下當陽與其嫂
行船田界且晚即申聞其詳簿書指絕官府
通弊是間僻左忽畧尤甚公私文書類難稽
考知來郡中公案只寄收軍資庫中間常置
架閣庫元無成規始為慮設近方令諸案就

軍資庫各檢下本案文字收附架閣庫隨在
亡登諸其籍庶有稽考若去秋以來文案全
不存漏脫矣使臺所索屈彥誠公案申發已
久續索所毀公據斷由以不曾啓縣封不知
在不尋時縣吏問之果不在其中責令搜求
累日不得即追薛諒劉習問之薛諒老病扶
杖出頭勢必撻輿而後可前劉習自陳初不
與事薛諒亦省憶追屈氏公據斷由特里云
正是吳文海非是劉習後進到吳文海果無

異辭然謂當時已進到官薛諒亦云省憶得
當時二文公擄斷由皆已附案今若不在乃
是案中漏失長林見其事如此重於發人親
監縣吏例架樓尋得斷由一截然情理尚可
考公擄則竟不仕今且發斷由去一二人皆
知責候命若不妨裁斷得免解其人尤幸比
來訟牒益寡有無臣旬計終月計之不過二
三紙第積年之訟尚有六七事未竟此數事
日已決三事勢不復起矣如蘄棠屈長誠二

事且莫必決餘二事亦皆諭之以理使自和
解未知能從否要在旬日當決過社節來
屢得雨高田皆可耕每夕夜雨農者之占以
為必稔未知果驗否此間平時多盜今乃絕
無有則立獲前政有二盜未獲今巡尉亦皆
是後任者憲臺督責常文久已因循近乃押
至其辭加峻此盜在當時即已遠逃今固無
可得之理當時巡尉已逃責罷去久矣今巡
尉一人且將滿一人且書考矣一旦責已前

任不可得之賊行移如此佞亦非宜此間平時為害之盜今盡捕獲能為盜之人與常停盜之家皆已密籍在此苟有盜亦不容不獲也平時剽奪於道路者近獲二人已斬配一人一人見在獄鄉來稟聞當陽界內有六七輩打奪人錢物縛之於深林中而去者皆已斬配今日之無盜大抵以此憲臺輒駁下此案令候斷去折其所駁之說無道理此間候斷官具折之文條理粲然謾令錄呈得一過

目幸甚又有大囚其犯乃在某未到任時到此未久即見一人來投牒乃被人殺之家訟當陽勘因情節未盡觀其辭即知其為健訟者已而聞之果無狀之人以好訟亦已常遭徒刑矣即判送當縣令從公盡情根勘不陽得稍有鹵莽沈宰亦在郡某亦常摘其詞中所訟與相反覆沈宰謂大囚在獄只得盡情出入皆不可其事皆親自研勘不在吏手觀沈宰序說本末果皆不苟及其解本軍軍院

猶研究有節目未盡者竟追縣吏斬遣今奏
案上矣健訟之人自憲使之至即投牒於憲
臺計其投牒之日乃在北間奏上之後憲臺
遂索案比既奏又先申憲矣然既索案只合
發往前月方得牒改送司理院且言已專人
發案下然其案建今未至司理院亦無從照
勘本軍相尋有兩奏案一後奏者下已久矣
此案獨未下豈憲臺致疑於其間以上聞也
此事本末甚詳當時憲臺但其詞與所疑

今本軍具折則其事渙然矣刑獄淹延亦憲
臺之任其囚已於絞刑上定斬獨臣殺人無
証法當奏裁縱令別勘其情與其刑皆不能
有所加張文老成前輩近自知里過九江時
亦常侍尊姐未必有心相困也物色之乃今
憲臺法司黃亮者乃此間人吏鄭守窘王守
之時此人必不用事今聞自孔目已下多與
之有隙或謂其人為此以報私怨萬一出此
所驚聽官與檢法官亦唯黃亮是听而已張

文前輩某本欲作書又恐不暇者錄敢借一
言之重以調護之幸甚知來張文有公劄問
人林某常臣兩縣宰與教官為對以沈為宰
某備負守臣莫不至甚有寬濫也張文尊耳
諸事未可直致恐反致疑也韓宮檢法者不
知何等人品幸有以調護之恃契愛浼瀆伏
幸恕察

與豐叔賈

某迂踈置之泉石間甚宜一行作吏強其所

亦欲罷不能前者所聞荆門郡討不至窘束
至此大異所聞蕞爾小壘頻歲迭迎勢不能
堪疆土雖稍廣闊然由曠田蕪人墮稀少戶
口不能當江浙小縣始至妄意創築城子今
幸向旱春間解舍適有回祿之災不容不新
之在官亭宇巨敷政皆不久積壞幾不可支
吾只得隨宜修葺亦習於吏當此匱乏重以
百役今歲漢江岷江皆無雨暴溢瀕水下地
所傷甚多分委同官四出檢視從實與之蠲

租常賦殆虧其半廩焉未知所以善后倘有
以之督而振極之是所望於長者唯無愛是

幸

與鄧文範

某在此士民日相安所為不至齟齬弟二月
九百之夜宅堂有回祿之災大屋十餘間頃
刻成燼私居行李幾為一空幸不曾延燒官
府文書印記等無毫髮損夫骨肉間一時不
至甚驚恐過後循省乃生驚怖旬日乃定然

比之常人之情相去亦遠持循二子與侄孫
澹當火起時頗見力量它日或可望弟日今
二子終未肯進學耳近以田間缺水登蒙泉
山頂禱雨其應甚著三祝文薛漕慶有之是
向民益相安士人亦有向學者郡無逃卒境
內盜賊絕少有則三獲訟牒有無以旬計然
太守自無暇此間有積年之訟皆盤錯外郡
之訟諸司亦時遣至此又有築城造屋之役
通連年送迎之後計財匱乏頗費調度近以

商稅巧額之甚遂自料理頗有增羨乃知事
無不可為者始至即修煙火保伍賊盜之少
多賴其力迺忽有劫盜九人劫南境村中軟
堰寺長生庫逢明為煙火隊所捕敵殺一人
生擒九人皆勇悍之盜義勇之外煙火隊今
亦可恃凡事薛漕必能言之凌遽遣此更須
續致

與致政兄

某拙鈍不敏豈不自知然物莫不各有所長

各有所短若其深思力考究事理之精詳造
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則竊自信
其有一日之長家信中詳言事為者非是矜
誇政政以情實達於長上耳某常謂三代而
下有唐虞三代遺風者唯漢趙充國一人而
已宣帝問曰誰可使者則曰無踰老臣其容
勸其歸功朝廷與諸臣則曰兵之利害當為
後世法老臣豈備伐一時臣欺明主哉臯陶
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予暨益播庶鮮食艱

食至民乃粒。万邦作乂。又曰。予洪九列。距四海濱。畝澮距川。又曰。予劓若時。鑿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獲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度允諧。此等皆非矜誇其功能。但直言其事。以著其事理之當。然故君子所為。必問其在人在己。當為而為。當言而言。人言之與吾言一也。後世為不情之詞者。其實不能不自恃古之君臣朋友之間。猶無飾辭。况父兄間乎。唐虞三代之盛。時言

論行事洞然無彼己之間。至其叔末德衰。然後有尔有嘉謀嘉猷。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前輩之論以為太甲。卒為商太宗。追配成湯。無愧而有。无以其善惡是非灼然明白。非成王比也。成王卒為中才之主。以流言疑周公。此難以言智自此而降。周德不競矣。入告出順之言。德不競之驗也。後世儒者之論。不足以著太公昭至信。適足以附人之私。增人陷溺耳。銖銖

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
稱丈量徑而寡失後世人君亦未嘗不欲辨
君子小人然卒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為君
子者寸寸而度銖銖而稱之過也以銖稱寸
量之法繩古聖賢則皆有不可勝誅之罪况
今人乎今同宦皆盡心力相助入莫不有才
至其良心固有更不待言但人之見理不明
自為蒙蔽自為艱難示蒙蔽他人艱難他人
善端不得通暢人心不享人材不得自達阻

碍隔塞處似但增尤怨非所以致和消異今
時人逢君之惡長君之惡則有之矣所謂格
君心之非引君當道邈乎遠哉重可嘆哉

與張伯信

屬者伏承使華臨賁侍座陪吟日飽德義慰
喜可知至如風露凄清星河錯落月在林杪
泉鳴石間薰釵前引茶鼎後殿方池為鑑迴
溪為佩冰玉明瑩雪霜騰耀則噴玉新亭真
蓬壺瀛洲已方士徒尔幻怪安知真仙在此

而不在彼也。奇石悉已如教置之作者。屹立
瀑間瀕池。四輩贊然相望。如五老後有三峯
跬步之間。便使人應接不暇。如聞玉泉而蒙
點化。老價十倍。其初此邦何幸。自此天下名
勝皆有望於門下矣。

與侶清

九月八日蒙泉守陸某書復明珠菴清長老
禪師侍自從臨安一別直至如今談詠高風
便同覲面。去年百八舍姪歸自南嶽得書又

承惠藥足慰別懷。道人蒙信緣。信脚到處為
家可也。明珠菴幸有諸貴人賢士相愛得住
且住。若是名山大刹。更尚有緣。頂笠便行亦
且無碍。不須擬議。不勞擘劃。在在處處皆是
道場。何處轉不得法輪。何人續不得慧命事
托來人索書草草奉此。想蒙道照。

與沈宰

回祿之災。獨中居室。此某不德之譴也。慰唁
勤至。益重悚慄。擗張二孽。初欲臣聞上而終

治之以其有自新之意。估從未減小示懲戒。恐欣知之。築室之後。豫蒙軫。尤佩厚意。長林艱得竹木。亦先以累治下。旋令細去百繆。煩令計費。續當奉償。郡中以子城之後。殊覺空竭。更賴調護。之方振翼而成。就之是願。是幸。承欣一來。諸遲面既。

二

存領詩文皆豪健有力。健羨律羨某。知有復程帥惠江西詩派書。曾見之否。其間頗述詩

之源流。非一時之說。愚見大槩如此。國風雅頌。固已本於道風之變也。亦皆發乎情止乎禮義。此所以與後世異。若乃後世之詩。則亦有當代之英氣。稟識趣不同。凡流故其模寫物態。陶冶情性。或清或壯。或婉或嚴。品類不一。而皆條然各成一家。不可與衆作渾亂字句。音節之間。皆有律呂。皆詩家所自異者。曾子固文章如此。而見謂不能詩。其人品高者。又借義理以自勝。此不能不與古異。今若

但以古詩為即一意於道則后之作又當
左次矣何時合併以究此理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奏表

刪定官輪對劄子

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
與論辨各極其意將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
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魏證
為尚書右丞或毀證臣阿黨親戚者太宗使
溫彥博極詢非是彥博言證為人臣不能著
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

博責証且日自今直存形迹證入見曰臣聞
君臣同德是謂一體直相與盡誠若上下但
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
吾已悔之教年之後垂東君長帶刀宿衛外
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
為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
效陛下天錫智勇隆寬盡下遠追堯舜誠不
為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教年之效
版圖未歸讐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為寒

心執事者方雍雍于子以文書期會之隙與
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醜醜而不倦道而賜特
若有誅頌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
玩習之久薰蕕浸漬之深雖陛下之剛健
亦不能不消蝕也鸞鳳之所以能高飛者在
六翮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為如是足
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
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
足為陛下道矣取進止

二
臣讀漢武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常
竊嘆曰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
奈何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
亦不過目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目陋就
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
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
滅然人能洪道非道洪人今陛下羽翼未
成則臣恐陛下此心亦不能以自遂陛下

下此志不遂則且其治功之不足日月逾邁
而駸駸然及士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
海釋風雲而興統鯁校枝於尺澤理必不如
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
則豈惟今大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取進止

三

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
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
仲常三戰三北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

遽使小白置鬻刀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
家貧不行不得推擇為吏不能自業見厭於
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跨下蕭相國何所見
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齊戒設壇而拜
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身呂蒙何所見而必
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将而用之諸葛孔明南
陽耕夫偃蹇為大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歛
屈蜀先生枉駕觀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
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困窮未遇

之時臣問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
識若登科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
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陛下
識能坐進北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
四子之事又豈足為陛下道哉若猶屈鳳
翼於鷲之群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
庸目以是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
也取止

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至至者有當則致者
昔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古
改故定趨向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可
至至者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隨之法度
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
其趨嚮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礱歲月
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則致之者日至
之時陽氣即應此之至之驗也大冬不能一
日而為大夏此則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

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驗之著無愚智皆
知其非然或智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
其忿驟為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
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葢
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耳
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者
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
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体遼絕形勢隔塞無
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復

矣乎。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
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當
為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
之勇，有不遺遺之明，有朋之公，於復三代
乎，何有。臣乃今日請復為。陛下誦之，取進
止。

五

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
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
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
宜。此言誠得。臯陶周公之旨，今天下米鹽靡
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
臯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
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
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
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

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蔽。姦伏隱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政，則苦於隔絕而不得。臣遂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奸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臣之受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為而百事詳矣。

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荆門到任謝表

起之祠館界臣邊城來見吏民祇承先寵伏念臣才由拙短學以樸專必古道之可求竭愚衷而自信用情所樞載偽是羞頃玷末科未更煥使荐塵薦剡遽忝周行初糾正於成均繼編摩於書局坐閱五年之久漸無一策之奇賜對祥曦誤蒙聖獎嘖煥東省反昌優息仰麗日之重明伏下風而增忤固願鞭

其餘力以自效於昌時。基玉維列，沮漳在境。擁江帶漢，控蜀撫淮。豈惟古爭戰之場，實在今攻守之要。政溥英傑，臣佐規恢。敢謂疲駕濫膺委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同舜禹，德配湯文。灼三俊之心，迪九德之行。精微得於親授，廣大蔚乎天成。以搜訪儲材，以試用責實。肆令凡下，亦被甄收。臣敢不益勵素心，庶幾尺寸上裨遠畧。附迹涓塵，臣無任

與廟堂乞築劄子

某僭有白事書曰：有備無患。記曰：事豫則立。荆門在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擾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臣趙山則其涉漢之虞已在。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臣洙漢則其趙山之虞已在。荆門之腹，自北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尚多有之，自我出奇制勝，敵兵之腹

勝者亦正在此善制事者常令其利在我其
患在彼不善者反之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謂能銷患致
利備豫不虞也荆門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
義勇四千彊壯可用而素無城壁倉廩府庫
之間糜鹿可至累攻歛慘築子城畏憚其費
不敢輕舉某竊謂郡無城郭使在內地豈且
不可况其在邊平居形勢不立高錦不固無

以係民心待暴客脫有緩急區區倉庫之儲
適足以啓戎召寇患害之致何啻丘山摧今
費後曾不毫末惜毫末之費忽丘山之害難
以言智一旦有警誰執其咎某去冬妄意聞
于帥府請就北後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
自修築欲趁冬土堅密度幾可久已於十二
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氣晴霽人心齊一膳
前兩旬土工畢事規模稍壯邦人慰滿小壘
繚薄仍歲送迎事力殫竭累攻之積僅足辨

此會計用孰包砌三門施樓其費尚多目今
見已包城十丈砌角臺一所建敵樓一坐以
此計之猶當用繕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
萬七千餘兩肆在常平稽之專條不可標用
欲乞鈞慈特為敷奏放教內檢支銀五千兩
應副包砌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茲究
沮謀民心有賴實為無窮之利伏想鈞懷垂
念邊城不異墻屏思患豫防久有廟筭擇在
所愚當不待辭之畢也

卷之十八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記

敬齋記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
不失其本心而已凡今為縣者豈顧其心有
不若是乎哉然或者過於勢而狃於習則是
心殆不可考吏縱弗肅則曰事倚以辨民困
弗蘇則曰公取以足貴勢富彊雖茲弗治貧
羸孤弱雖直弗信習為故常天子有勤恤之

詔迎宣祿伏亦為動心曰矣獨我責吏縱弗
肅民困弗蘇茲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
意亦宣于民是豈其本心也哉勢或使之然
也方其流之未遠平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
不怛怛於其心至其同利相挺同波相激視
已所行為天下達道詘悔正言怵讐正士則
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希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為懼
矣天地鬼神不可誣也愚夫愚婦不可欺也

是心或幾乎泯吾為懼矣黃鍾大呂施宣于
內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大蔭助以夾鍾
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蔽猶將必達是心之
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哉貴溪信之大歎
縣地過百里民繁務劇暨陽吳公為宰於茲
吏肅矣而事未始不辨民蘇矣而公未始不
足為治直信民莫不說而惴惴焉惟恐不能
宣天子勤恤之意是其本心之所發而亦遏
於其勢者耶然公之始至則修學校延師儒

致禮甚恭。余屢辱其禮，不敢受。今為齋於其
治之東，偏名之，以敬請記於余。又至於再三
望道之重，若不可及者，某聞諸父兄師友，道
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
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
為，猶之能生之物，得黃鍾大呂之氣，能養之
至於必達，使瓦石有所不能，壓重屋有所不
能蔽，則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者，敬其本
也。豈獨為縣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

是心之根莠萌於文物之初，有滋而無莖，根
固於急忽，末蔓於馳騁，深蒙密覆，良苗為之
不殖。實著者易拔，形潛者難察。從事於敬者
尤不可不致其辨。公其謹之，某雖敏，它日周
旋，亟大願有所請。公名博古，字敏叔，淳熙二
年十有二月望日，迪功郎新隆興府靖安縣
主簿陸某記。

宜章縣學記

大剏有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

民明威蓋斯民之哀惟上帝實降之作之君
師惟其承助上帝故曰天子內建朝廷由公
卿至於百司庶府外部邦邑由牧伯至於子
男附庸則亦惟天子是承是助故周公以徽
言告成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後心
以敘事上帝立民長伯成王之誥康叔誕陳
氏常且曰外庶子訓人正人至於小臣諸節
皆所且使之分別乎此而播敷之臣造民大
譽漢董生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

承流而宣化也是故任斯民之責於天者君也
分君之責者吏也民之弗率吏之責也吏之
不良君之責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又
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君任其責者也可
以為吏而不任其責乎今為吏而相與言曰
某土之民不可治也某土之俗不可化也嗚
呼弗思甚矣夷狄之國正朔所不加民俗各
繫其君長無天子之吏在焉宜其有不可治
化者矣然或病九夷之陋而夫子曰君子若

之何陋之有况非夷狄未常不獲天子之吏
在焉而謂不可治俗不可化是將誰欺春秋
之時去成周末遠也曾子且曰上失其道民
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春秋而來
至于今幾年矣觀民之罪視俗之惡顧亦于
其上之人而致其責而惟民是尤則斯人之
為吏可知也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
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吾於
其所謂不可治者有以知其甚易治也於其

所謂不可化者有以知其甚易化也柳據嶺為
荆湖南徼宜章又郴之南徼遠於衣冠高賈
之都會其民宜淳愿忠樸顛蒙悍勁而不能
為詐欺不才之吏不能教訓拊循其民又重
侵漁之民不堪命則應之以不肖其勢然也
夫淳愿忠樸顛蒙悍勁而不能為詐欺此侵
漁者之易以逞志而其積之已甚有所不肖
則不肖之心勇發而無所還忌亦其勢然也
不數十年間盜孽屢起宜章以是負惡聲有

自來矣。淳熙十有二年，吳侯鎰抵行都，諸公
貴人倒屣迎之，咸稱其才，將有論薦。於是宜
章聞宰顧吏之視仕宜，章若蹈豺虎之區，無
敢往者。帥府嗜吳侯之賢，辟書東馳。吳侯欣
然就之，至則務去民之所惡，而致其所欣勉
之使為量，以雪惡声。大筭學官補弟子員，淳
熙五年始建今學。八年，朝廷殊其令優，其數
以獎誘入學之士，部使者各求其所隸，問田
以稟之。士之稟於學者五十人，自食而學於

其間者又數十人。句讀訓詁，肯義辭章，少長
分曹，皆經講授。士勸其業，豈惟學官異時，尉
爭效攘情力，侈費之習，廓然為喪。忠敬輯睦，
尊君親上之風，霽然為興。牒訴希聞，岸獄屢
空。且畫為求薄書期會之事，僅費教刻。吳侯
策勲文史，優于里居。間則益發泉石之秘，徇
徜徉歌，以致其適。自謂茲土之樂中，列殆不
如也。方其始至，解除煩苛，布宣天子德意為
條教，以曉其父兄，興學校以育其子弟。而其

民鼓舞踴躍回心異鄉惟恐居後曾不淹久
而效見明著服銘若此然則致治施化誠莫
易於此矣雖然周道之行群黎好德武夫之
節優於干城游女之操踈於喬木忠厚純積
治于庶類教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當此之時
民日迁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如雍容康莊
而忘其夷優游厦屋而忘其安也及道之衰
王澤寢竭綱弛倫斁獄訟滋而下文起民墜
塗炭由是霸圖迭興異端並作徼其困極窘

至而歸之若出荆棘而陷邪穢脫塗淖而棲
芟舍喜幸之浮康莊厦屋平居緩帶所無有
也至於會載藉以自藩飾害義崇私不知紀
極則其為荆棘塗淖抑益深矣曠安宅而弗
居舍正路而弗由豈得罪彼民哉吳侯其示
有憂於是乎僕夫效駕必命所之千里雖遠
首途發軔燕越可辨此學之興敢問所向為
辭章從事場屋今所未免苟志於道是安能
害之哉所欲有甚有生所惡有甚於死是心

之存上帝臨也先民垂訓昭若星曄其佔曰
畢覆用蔽之責有在矣夫不遠千里屬記於
予而豈徒哉三晉分國齊秦圖帝衍儀伏軾
說士蜂起兵強國富是為良臣功利之習入
於骨髓揚朱墨翟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
說從而誣之帝降之衷茅塞甚矣自暴者既
不足與有言而自棄者又曰吾身不能居仁
由義故孟子道性善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
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

者也唐韓愈謂柳當中列清淑之氣蜿壇扶
輿磅礴而鬱積必有魁竒忠信材德之民生
其間而今而後吾有望於宜章矣淳熙十有
四年十有一月甲子臨川陸某記

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唐虞三代之時道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
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
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
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

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於天下至
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參遜
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
公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
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所者為之藐
然不絕如綫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
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願亦偉哉裕陵之
得公同唐太宗何如王公對曰陛下每事當
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亦遠所為未盡合法

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
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心輔朕庶同濟此道
自是君臣議論未常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
臣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漢督責
朕使大有為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庇
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
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
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
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

報亦其直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為君則自欲盡君道，為臣則欲自盡臣道，非相為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亦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折弊端，支葉扶疎，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生之法度。公之不

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路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為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為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何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氣之相近而亦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

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嘗。公如張公安道、
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亦悅於
公，蓋生於其氣之所造。公之所蔽，則有之矣。
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
声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
繫白之操，定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
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勲績必為
伊周。公之志也。不勤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
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

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
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為責躬，始復
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謹
譚，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
之自信，所學確守，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
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撲屏伏，檢校得志，曾
不為悟。公之蔽也。典刑爵刑，莫非天理。洪範
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
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初未

幾殆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
今未可為簡易修之法度乃所以簡易也熙
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
其違置之未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
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
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
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
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
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

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
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為其於當時之弊有不
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且幸無禍公乃
恥斯也不為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
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
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
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
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
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弊反以固其意

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
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守
玉石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
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
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夫情實小人得以藉
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
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己託
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為流俗又以此小太及
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

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
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
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
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復其手以導
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
麗匪人自為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
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
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憂
憂於事為之末以分異人為快使小人得間

順投送送其教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
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教
徙于金陵。宣和間。故序在墟。鄉貴人屬焉。三
祠其上。紹興初。常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墜
地已甚。過者皆嘆。今怪力之祠。縣縣不絕。而
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
有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
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郡侯錢公。期月
政成人。用輯和謔。學之既慨然。徹而新之。視

舊加壯。為之管鑄。掌于學官。以時祠焉。余初
聞之。竊所敬嘆。既又囑記於余。余固悼此學
之不讲。士心不明。隨聲是非。無所折衷。公為
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
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
不足。足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
自揆。得從郡侯。致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
所樂聞也。淳熙十有五年。歲次戊申。正月初
吉。邦人陸某記。

經德堂記

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經也者常也德也者人之得於天者也。不回者是德之固不回撓也。無是則無以爲人。爲人臣而無是則無以事其君。爲人子而無是則無以事其父。禹之疏鑿稷之播種契之敷教皋陶之明刑益驅禽獸垂備器用伯夷典禮后夔典樂龍出納帝言尹自耕莘相成湯說由桀岩佐武丁太公呂磻溪釣漁爲文武師皆是

德也。闕龍逢誅死王子比干剖心箕子爲囚奴孔子削跡伐木窮於陳蔡毀於叔孫貽說於微生訃楚狂接輿晨門耜耕負簣植杖之流孟子見沮於臧倉受嗤於優髡見疑於尹士充虞者同是德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業追王太王王季宗祀文王於明堂書繼述之善爲天下達孝曾子受經於仲尼以孝聞天下而名後世皆是德也。舜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妻帝二

女亦待暫暇之命。繕廩而焚，得筮以下，浚井而掩鑿，旁以出。太伯、虞仲，將致位於季歷，荆發文身，逃之荊，垂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再拜稽首而死，同是德也。治古盛時，黎民於爰比，屋可封，漢上游女如彼，喬木中林，武夫可為腹心，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証驗之著在於塗巷，况士大夫乎。建德不衰，此心不競，豪傑不興，皇極不建，賢智建於會歸，庶民無所歸，命學者文煩訟者，辭勝文，公實

私賓義主利，陵夷不掇，橫流不遑，夫常民彘所不可泯絕者，如漢獻在許，听命於賊，操而已，舊章先典，格言至訓，積存珠亡，轉為藻續，邪釋謬解，正漫真偷，又轉而給寇兵，充盜糧矣。洎潰蛆肆，賊民禍徂，徇狂之士，力不勝憤，闕予義介，節出嬰其鋒，猶或憑天藉聖，因其不遂，泯絕者，是為且吾以聳觀聽，然如狐歟之听虎者，常八十九，搃其實，次不言一車薪而水未必盈林也，信乎終而必亡而已矣。夫

子生於周季當極文之弊王者之迹熄書訖
詩亡亦已久矣載贄之輿方羊海岱江淮河
濟之間莫能用者歸而講道洙泗賢顏氏之
樂大林放之問嘆曾點之志稱重南宮适禹
稷躬稼之言眷眷於柴參之愚魯而終不能
使予賜偃商由求之徒進聖知德先入之難
拔積習之錮人乃至於此夫子既沒百家並
興儒名者皆曰自孔氏顏淵之死無疑於夫
子之道者僅有曾子自子夏子游子張猶歛

強之以事有若它何言哉章甫其冠逢掖其
衣以詩書禮樂之辭為口實者其果真為自
孔子者乎老聃蒙莊之徒恣睢其間摹寫其
短以斲而周孔輔籍詩禮其勢然也戰國羸
秦無足復道漢高帝鋤項籍其要領在為義
帝發喪一事天常民彝莫大於此新城三老
蓋深於老氏者也彼知取天下之大計此耳
豈有匹夫匹婦不與彼堯舜之澤若已推而
納諸溝中之心哉莊子譏田常盜仁義以竊

國乃不知其學自有盜仁義以竊天下之計也
雖然君子及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
興斯無邪慝矣。雲錦吳生紹古而來從余游
求名其讀書之堂。余既名而書之。且為其說
使歸而求之。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
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後世發策決
科而高第。可以文藝取積資累考而大官。可
以歲月致。則又有不必修其天爵者矣。生其

早辨而謹思之。紹熙元年五月望日。象山翁
記

貴溪重修縣學記

風俗之所由來。非一日也。或觀其壞而欲齊
諸其末。禁諸其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弊
至無如之何。則寢而歸於苟且。玩歲月習弊
者。便文飾說以規責偷譽。謂理不過如是。其
視書傳所記治古之俗。若必不可復。至以為
未必然者有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

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序序之教，抑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亦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遠視古俗，自絕於聖賢哉？物之所蔽，說之所迷，破之所制，意之所羈，獨不可研極考竟。圖所以去之而顧安之乎？致士之科，久渝古制，馴致其弊。于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之。然不徇流俗而正學，且廢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既

有大証矣。是固制時御俗者之責為士而託焉，以自恕安在其為士也。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之訓，炳如日星，傳註益繁，論說益多，無能發揮而祇以為蔽家藏其帙，人誦其言而所汲汲者，顧非其事。父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期向，實背而馳焉。而舉世亦以為非顧以常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而有以自達，使千載之弊一旦而反諸

其正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聖君所願得而為
士者所當然乎何所悼懼何所維繫而顧不
擇所安決所歸哉福唐陳君顯公之為貴溪
視前政則優焉視比縣則優焉民言士論固
已胥輯而陳君自視歛然鄉學問道之誠如
恐不及此其所居為民師帥者大矣縣學久
不葺於是撤講堂直舍而新之祠屋士序門
廡庖福籍治加社創表其坊扁曰申義遣學
戰事致請記於予陳君所知明者如此斯邑

之士不可自拔於流俗而勉所以立所以達
者以無負陳君之意哉紹熙元年歲次庚戌
八月二十有六日戊申象山陸某記

武陵縣學記

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
而充之聖哲之所以為聖哲也先知者知之
而已先覺者覺此而已氣有所蒙物有所蔽
勢有所迂習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於
是為愚為不肖彝倫於是而斁天命於是而

博州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先
王之時風教之流行典刑之昭著無非所以
寵綏四方左右斯民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
道者也是故鄉舉里選月書季考三年而大
比以興賢能蓋所以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
同斯事也學校庠序之間所謂切磋講明者
何以捨是而他求哉所謂格物致知者格此
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於天下易之無窮
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

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先後則如
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歲不同
誰得而禦之若徒其端緒易物之本末謬事
終始雜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非以
致明祇以累明非以去蔽祇以為蔽後世之
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身
窮年卒歲不為之日休而為之日拙者非學
之罪也學絕道喪不遇先覺徒其端緒操末
為本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

其時習必悅其朋來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
從不貳於異說不牽於私欲造次於是顛而
於是則其又大可必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
晝夜盈科而後進故乎四海此古人之學也
武陵舊無縣學縣傍有勝地地有故築基蓋
往時有欲遷府學於是而為遊者今縣宰林
君夢英出故基於蓋楹之中而創學焉士民
之有力者皆爭出財以相其役林君不事官
府之戚凡學之有役無異民家之為者既成

規模宏麗氣象雄威遂為武陵壯觀先是倉
臺薛公伯宣助成講堂今憲臺丁公逢倉臺
趙公亦迂郡侯蔣公行簡皆助錢買田以養
士林君之創茲學而上下氣然助成其美如
此則林君之政可知矣余於是敬誦所聞以
記之紹熙二年歲次辛亥大月上澣象山陸
某記

本齋記

唐虞之朝禹治水臯陶明刑稷降播種契敷

五教益作虞垂作工伯夷典禮變典樂龍作
納言各共其戒各敦其功以成雍熙之治夫
豈常試為之者哉蓋其所以自信與人之所
以信之者皆在其疇昔之所學後世之為士
者鹵莽泛濫口耳之間無不涉獵其實未常
有一事之知其至者人才亦足為天下用之
固無足怪雖然是又未可以汎責於天下天
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竟要
當有任其責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知所先後則一近道矣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
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孟子之言
乃知所先後之驗成都郭震醇仁以本名裔
求言於余余嘉其志告以所聞後日當有以
觀其驗

臨川簿廳壁記

壁記書前任人姓名尚矣然今官府亦皆有
亦視官府事力其人志尚才具與所遭之時
如何亦不可一槩論也臨川簿廳舊無壁記

陽張瀛季海菴事既久謂不可缺於是搜求前任姓名至今制置四川京公其上亦復可攷余常至簿廳見其解字乃京所置勅令張君所考適首於京異哉張君春秋鼎盛而老練忠謹臨事不苟攝縣宰攝郡幕皆舉其職今又攝宰金谿百姓安焉是記乃未攝金谿時語余既諾之矣余迫荆門之後且抱拙疾念不可食言力疾記之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